

淘金记

沙汀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淘 金 记

沙 汀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〇 年 · 北 京

出版说明

这部长篇小说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》之一于1943年5月初版；1954年12月，作家出版社又曾印行。后经作者重行校订，1962年11月由我社出版。这次重印即根据1962年版，并增加了作者新写的《重版以后》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978年12月

淘金记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8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^{1/32} 印张10^{5/8} 插页2

196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湖北第2次印刷
印数9,001—39,000

书号10019·1693

定价9.25元

一九三九年冬天。

早晨一到，整个市鎮的生活又开始了。

人們已经从被窩里钻了出来。他們咳嗽着，吐着口痰。他們大多数人，都睡得很好，既沒有做过好梦，也沒有做过恶梦。因为在他們看起来，一切都是很自然、很简单的。纵然某些新的事物，比如物价、兵役和战争，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，感觉苦恼，但是時間一久，也就变得很平常了，成了閑暇时候发泄牢騷的資料。

浮上他們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，是工作。但这也自然而简单：昨天如此，今天如此，已经做过好多年了。女人們上灶門口劈引火柴，腋下夹了升子上街籩米，或者带了桶去井边提水。男子汉对自己的工作也很熟练，都在进行着必要的准备了。

有着上等职业和沒有所謂职业的杂色人等，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，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，是上茶館。他們要在那里讲生意，交換意見，探听各种各样的新聞。他們有时候的談話，是并无目的的，淡而无味的和繁瑣的。

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。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，他们正要凭借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，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。

北斗镇是并不大的。它只有一条正街，两条实际上是所谓尿巷子，布满了尿坑、尿桶和尿缸的横街；但它却拥有八九个茶铺。赶场天是十几个。按照社会地位，人事关系，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趣味，它们都各有自己一定的主顾。所以时间一到，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，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。

人们已经在大喝特喝起来。用当地的土语说，这叫作开咽喉。因为如果不浓浓地灌它两碗，是会整天不痛快的。有的则在苏苏气气地洗脸，用手指头刷牙齿，或者蹲在坐位上慢慢扣着纽扣。手面挥霍的人，也有叫了油茶或醪糟来吃喝的。那个来得最早，去得最迟，算是涌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长子，已经把半斤豆芽菜的菜根子摘光了。

这是一个健旺的老人，很长很瘦，蓄着两撇浓黑的鬍鬚。他早年的绰号是林么长子，现在叫林狗嘴。因为自从一九二六年失势以后，他忽然变得喜欢吵闹，更加纵容自己的嘴巴了。他曾经是有名的哥老会的首领，但他手下的光棍，多半是乡下那批勉强可以过活的老好人，被他用呵、哄、吓、诈拉入流的。因此，在他家里的流水账簿上，有人曾经发现这样一类有趣的项目：李老大来玉米两斗，去光棍一个。如此等等。

現在，用那細長的、蓄着指甲的手指，他正在把那些散亂在自己面前的豆芽，十分當心地聚在一起，不讓有一根漏網。一面，卻又不时回過頭去，向他身後一席的茶客張羅，對他們的談話表示一點零零碎碎、但卻引人入勝的意見。大多數的茶客，我們不妨說正是為了他若干大膽鋒利的談吐來的。他們要借他來發泄自己的怨氣。因為他們在這鎮上的地位，是屈辱的，無望的，但是，野心卻又沒有完全死盡。在這一點上，么長子林狗嘴，無疑占着一個在野派的領袖地位。

在他身後一席上，一共有五個茶客。全是江湖上的朋友，曾經凭着手槍，或者骰子使人側目，但是現在已經規矩起來，主要靠各種生意擠油水了。他們談話的內容，是冬季行政會議的議題。會期是十一月十號，只差兩三天就要在城里開幕了。

他們的材料，大半都是靠傳聞和臆揣得來的，所以有時互相矛盾，而且極為可笑。但有一點却很一致，他們全都感覺得是在被暗算着，被威脅着了。他們擔心着甚么新的提案，同時也憂慮若干早經通過的提案將會認真實行起來。此外，還有一點也彼此一致，他們都樂于談那些和他們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關聯的問題；隔得遠的，他們總一笑置之，以為毫無討論價值，犯不着多費唇舌。

由於這一類人所共有的狹隘心情，在禁政問題上，坐在下首的芥菜公爺蔣青山，甚至同氣包大爺萬成福，賭起

气性来了。气包大爷是所謂正派袍哥，沒有直接揍人搶人，也沒有秘密嗜好，他再三力說，种种傳聞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气，值不得顾虑。而芥菜公爷則是著名的癮哥，那毒物不仅养活了他，并且使他发胖起来，长了所謂烟膘。他曾經戒过三四次烟，吃过不少苦头，但是都失敗了。

芥菜公爷是一个带点辣味的人。至少嘴头上如此，因为实际倒是很温和的，他总不断担心着拘留所，担心着强戒期內那些夹着鼻涕眼泪的呵欠，以及瘫軟。

“你給我保险！”他鄙視地接着說，“我还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好靠山呢。”

“不要这么讲吧！”气包連連解釋，因为他是深知道对方的脾胃的，一点芝麻大的小事，也有本事嘮叨几天，“这样說你哥子就多心了。我不过說，中华民国的事，你我見少了嗎？仔細打听下看，好多大脑壳就在吃这股賬啊！”

“現在不同了，”另一个人沉吟着說，“去年的皇历翻不得了。”

“我就沒有看出有多少变化！”林么长子說，忽然回过头来，“那些喝人脑髓的，不一样在吃人嗎？老弟：都是騙乡巴佬的，你倒听进去了！”

“对对：看我明天还会拿茶壶做烟斗么！”

公爷苦笑着，大声地說着反話。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。

当笑声停歇，那种在同样情况下容易发生的不大自

然的沉默跟过来时，一个坐在挨近茶炉的方桌面前，壮实无鬚的矮老头子，嗽嗽喉嚨，讲起一段用茶壶做烟斗的故事。这是那种道地的光棍，没有恒产，也无职业，但却永远保持着自由独立的身份。

这人名叫戴矮子。他所說的故事，发生在光緒年間一位富翁家里。那富翁已经快落气了，但他还担心着他那庞大的产业，怕給他的独生子完全抽进那个其大无外的烟斗里去。他要逼着儿子給他一个戒絕的誓言才肯瞑目。这个机会叫他选择上了，所以他的亲骨肉果然发了个誓，說他决心戒除这种害人的嗜好，至多每天只抽一口！……

“以后他硬只抽一口呢！”矮子紧接着說，“不过，这家伙也会想，他就拿他媽一个茶壶来做斗子，一口泡子要管一天，——这么大！……”

“看你杂种把我說得熟么！……快爬你的啊！”芥菜公爷笑着罵了。

“他不是打趣你。”林么长子解释道，“这是真的呢！我都听讲过的。他們說，他的烟枪就像吹火筒样，要用绳子吊在帳頂上烧！……”

話还没有說完，林么长子自己便已捧腹大笑起来。

別的人也都跟着他笑，但却十分謹慎，深恐芥菜公爷会不痛快。一两个讲究息事宁人的老好人，則正在設法把話題牵开，希望談点別的問題，轉換一下空气。

这时候街面上已经逐渐热闹起来。捏在那些烧饼匠手里的小木棒儿，开始在光亮的木桌上跳动着，吵嚷着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卖豆腐的担子沿街吆喝过去。街上偶然也出现三五个外表与本地人稍异的高长大汉，穿著襤褸，却极健壮。他们是西北面老山里的山民，背上高耸着一两百斤重的茶叶包子，他们稳重沉着的步态使人感到尊严。

此外，是零零落落的碱巴担子和乌药担子。除开棉花、玉米和沙金，乌药和碱巴也是北斗镇一带山城地区的特产。但是，从前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视，谁也想不到它们会在抗战中大出风头，因此繁荣了市面。而且，胀饱了一批批腰包，许多人都靠囤集它们发了财了。

林么长子，是在两年前便看准了这一着的。那个在城里做着小公务员的侄儿，曾经告诉过他，乌药可以代替某种原料，将来一定涨价。但他的金钱有限，胆量有限，他把注意搁在别类生意上面去了。所以一有机会，他总要向那些乌药贩子探听一下行情；虽然每一次的探听，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，使他摇头叹气地惋惜一通。

因此，当他向一个头缠黑布、满身尘土的乌药客询问市价，而对方胡乱应了一声，一面伸出三根粗壮指头比比之后，他又禁不住呻唤了。

“妈的，这是见风长啦！”他恨恨地说。

“这把有些人倒搞肥了啊！”气包叹息着插嘴说。而

他之所謂有些人，是指他們共同的敵人當權派說的。“今天也在收，明天也在收，就像搶水飯^①樣！”

“他收個屁！”么長子嚷叫道，“要是老子膽大一點，他收？他南瓜還沒有起蒂蒂呢！千萬手頭太短促了！真說不得，前年才幾個錢一担呀？”

“其實，現在還干得的！”公爺說，認真提出建議，“我們集股來怎樣？”

“不行不行，”氣包搖搖頭說，“聽說公家要捆商^②了。”

“你又在亂放空氣？”么長子切然反問，瞪着一雙深陷的眼睛。

“實在的。聽說所有的東西都要捆呢：烏藥、碱巴！——我看以後大家就只有喝風了！橫豎米這樣貴，城里老斗二十元了。”

這樣一來，談話於是轉入一般生活的訴苦上去。

在這種問題上，談話最多、最精彩的，是戴矮子一類兩三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。他們仿佛一架活的物價指數表樣，從清朝到現在，其間米價肉價的漲落，都大体記得清楚。雖然他們只籠統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樣來的，但却認真感覺到了不滿。

“這樣搞下去怎麼了呀？”那個半瞎的老醫生陳竹菴追問着，“哼，雞蛋會賣一角錢一個！恐怕從前就是做夢

① 水飯，禳解時祭鬼用的飯。

② 抗戰時期，一般人民把反動政府的收買政策叫做捆商。

都沒有夢見過吧？”

“这就稀奇了么？”戴矮子接着說，“你去郭金娃館子里吃二分白肉看吧，——四角！才几片呀，薄得来一口气吹得上天！从前怎样？医生是知道的，进去一坐：来四分白肉，紅重！还要去皮帶瘦呢，——八个小錢。不信去問，郭金娃还没死呀！”

“这还要問！”啐了一口，么长子也插进来了，“我小时候也吃过的呀。八个小錢一碗的白蹄面，那几多？吃一碗，就塞得你半飽了。不过，戴矮子！你有甚么抱怨的呢？燙两个金夫子，就够你杂种吃一天了。”

“像你这样說，那些金夫子，都像是神粮呢。”

“倒不是神粮，可是，你个家伙好燙猪呀！”

“你老先人积积德吧！”板起寬闊打皺的老臉，戴矮子类乎呼吁地說，“要是我戴矮子心腸有这样硬，連金夫子都要騙，我早当汉奸去了。你自己也看見的，大家屁股都在外面，飽一頓，餓一頓的，夜里就盖几根稻草。……”

“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风呀？”林么长子頂上去問。

戴矮子意味深长地笑起来，并不答話，也不再說下去。

他是一个光棍，一个靠着骰子、紙牌生活的人，并且，他已经在北斗鎮混了几十年了。他知道这里的风俗，有許多人，你是沾也不能沾的。所以他不能說那些被他哄騙的对象，就是鎮上各位大爷兼金厂主人手下的管事、搖手、沙班等等工头、工匠。

“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！”么长子紧接着笑骂了，“谨防剃指头啊！”

“沒說的！大小一个光棍，要那样有那样。”

“那就行！不过說一句老实话，就要上吊，也找大树子吧！……”

么长子自己开着金厂，他深知那些金夫子的实际情况，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劝告，完全出自当时当地的诚实，沒有丝毫虚假。他那頑硬的心腸，甚至隱約地冒出一股苦趣。

么长子并不是善良人，还很貪鄙、毒狠，但纵是一个恶棍，他也会在某些时机享受一点那种不花本錢的同情之乐，特別今天，心里充滿愉快，他就自然而然对人好起来了。这愉快有两个来源：首先，他的新槽子出金了；其次，他正期待着一种更大的喜訊。

夜里，那个金厂管事附带告訴他說，根据一种傳聞，一个新金矿被发现了。就在筲箕背，那金厂梁子最高的地方。而且还不是沙金，是成顆成粒的，成色同章腊金^①不差上下。这是刘糟牙槽子上一个老工匠丁酒罐罐漏出来的。丁酒罐罐的父亲就是一个开金厂的；当父亲死后，在賭場里蕩尽了贖余的家产，开始在金洞里爬上爬下背沙的时候，他曾經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時間，而且他还亲自发

① 四川松潘章腊地方，以产金出名，金子的成色最好。

現过一根金門門子！

其实，这种传说，老早就很普遍地流行着了，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，总是恍惚迷离的。在許多年老人当中，有的說，好多年前，笄箕背的确开过槽子，但是沒有結果，所以很快就封閉了；有的又以为，金子是出产的，半途而废的原因在于士紳們和业主的反对。因为那里是风水地方。現在，既然钻出个人来拍着胸口证明，情形就大变了。

所以听完报告之后，林么长子，便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，約着早晨在涌泉居会面。他要亲自同丁酒罐罐談話，然后秘密进行开采手续。他叮嚀他的管事不要张揚出去。因为像他說的，这鎮上长手杆、粗喉嚨的餓蟒，实在是太多了，一漏出去就会你爭我夺，而他自信不容易占上风。

这时，因为新来了一个茶客，那个代表国家銀行收买金子的委員，茶堂里的空气更熱鬧了。虽然这个人两年前还是一个城里的杂货店老板，不足道的，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銀行的职务，做的又是金子生意，人們的看法自然不同起来。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錢不說，还爭着开，爭着让出好位置来。这是因为彼此都想从他占点便宜的緣故。

么长子的首席，是从来不让人的，便是城里的士紳来了，他也仅仅干叫两声茶錢，至多抬抬屁股来表示客气。

但是現在，他竟然从坐位上挺直地站起来了，右手一摊，做出一个謙恭的邀請姿勢。

“坐起来吧！”他欢迎地說，“不要客气！……”

他又拖了对方一把，那委員这才坐下去了。大家于是七嘴八舌地探問着金价。

“我今天就要进城看电报去了，”小胖子委員高深莫测地說。“噫，这个战事像这样打下去，恐怕还要涨呀。么大爷，你倒整对了哇，每天几錢！……”

“你听甚么人說的？”么长子佯装着吃惊了，“真的每天几錢，耳朵早挤落了！你替我們想一想吧，工价好貴？还不容易找到人呀！”

“无论怎么样說，本总不会亏的。”

“这說不定，”急眨着深陷而带灰色的眼睛，么长子含糊糊回答，“这要看运气……再說呢……”

“当然啊！”委員儼然地說，揚了揚眉毛，“要是靠得准拿錢，我也来了。这里的出产，也确乎不行，沒有响水沟旺；就是磨家沟都比不上！你問問看，单是蕭三大爷那个明窩子，一天挖多少呀！可是，这里一天两錢三錢，就算紅槽子了。”

“那你又讲得太过火了！”芥莱公爷客客气气地辯护說，仿佛那小胖子损伤了自己的尊严，“筲箕背要是开出来的話，抵你十个响水沟呵！他蕭老三算得甚么？”

“你瞎說！”么长子說，装模做样地連連搖頭，“你又在

放空气了！”

“說起来你哥子不相信，金厂梁子上，甚么人不晓得呀！你去問問刘槽牙槽子上那个沙班头子吧，他就在那里背过沙呢。并且……”

“是不是还挖过一根金門門子哇？”么长子非笑地插进来問。

“你也听說過嗎？”

“比你早！还是娃儿头的时候，就听过几千遍了。不过，看样子，你倒真像耳朵里夹毛錢，听进去了呢，——一根金門門子！哈哈……”

么长子嚷叫着，一連打了一串响亮清脆的哈哈。他想岔开关于筲箕背的传说，减少一些不利于他的注意，他立刻就做到了。芥菜公爷臉紅筋漲的，感觉得上了謠言的当。所以大家胡乱笑了一通之后，談話就轉到风水、迷信和一般謠言上面去了。

但是，談話虽然精彩，茶客已经陆续离开茶館，回家吃早飯去了。那些“节省大家”，在走的时候先把自己的茶碗移向桌心，这是表明，早飯过后他們还要来的，不想另外泡茶。芥菜公爷向他的同伴眨了眨眼睛，彼此若无其事地向郭金娃館子走去。因为生活过高，好多人花錢更手紧了。只有少数人沒有走。林么长子便是其中的一个，他在期待着，不时又望街道两头审视一番。因为丁酒罐罐将会給他带来一大注錢財。

他的独苗苗孙儿土狗，那半点钟前跑来拿走豆芽，并且順便搶走一张毛票的七岁的孩子，拖着鼻涕，跳蹦着跑来請他吃飯；但他費了很多唇舌，又把那孩子赶起走了。

他还要等一会。但他显然已经不耐煩了，老是咂嘴摇头，又轻轻透着气。

二

北斗鎮的开采沙金，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了。然而，为一般人所熟知，像目前一样的那种比較大規模的发掘，却在辛亥革命前后五六年間。那时候，最时髦的有两件事：其一，是恭而敬之地送上半錠紋銀，几个响头，取得一个光棍；又其一，便是淘金。

但是時間过得太快，虽然光棍的组织已经成为川西北一带农村社会的特殊势力，便連这个偏远市鎮也不例外，它是更为一般野心家所看重了；而淘金的潮流，却并没有继续多久。然而，在一九三四年左右，当那批逃亡地主，从他們感觉生疏、感觉屈辱的都市里，返回他們照旧可以趾高气揚的故乡以后，黄金的气运又抬头了。

和前一个時間相像，那些实际上沾了黄金的光的人們，他們经常的借口是賑济灾民。仿佛要不是他們让那些在飢餓中徬徨的貧苦农民，滿身泥污，背了尖底背兜，

在那暗黑而危险的矿洞里爬上爬下，所有的农人便会断种，而这世界，也就要垮台了。他们总向山沟里找人手，因为那里困苦最深，也就是说工资可以更低更廉。

最近一个时期的大规模开采，是“七七”前后才开始的。起初的措辞也是一样：赈济灾民！因为附近一带地区刚才遭了荒年。但随着抗战的开展，矿洞的增多，最显著的是黄金价格的不断高涨，旧的借口，讲起来要红脸了。同时，人们也似乎朴质多了，他们坦然地流露出对于黄金本身的迷恋。但是不久，却又立刻来了新的口实：他们是在开发资源，是在抗战建国了。他们于是大挖特挖起来。……

所谓金厂梁子的正式称呼，叫东山。但是，自从这个倒霉家伙，被一般贪婪者挖上一些大坑小洞之后，它的本名便失传了。它并不很高，没有树木，远远看起来只是一块漫远的黄土丘陵；现在，则自然是一座充满喧嚣的、庞大的野市了。到处都散布着肥肠汤锅，红宝摊子和粗野的人影。有的地段，甚至粗具了市街的模样。而就在这种地段当中，一家小酒馆在昨天开张了。但这所谓酒馆，是和肥肠汤锅比较说的，它只贩卖烧酒、猪头、猪尾等等不成材料的货色的卤味。因此，倘若同镇子上的酒馆一比，那便卑卑不足道了。它的主顾，除开管事，沙班、水班的工头、工匠，老板们间或也来凑凑兴致，胡吃一通。因为沙班、水班的工头、工匠，好多都是光棍，老板们更不